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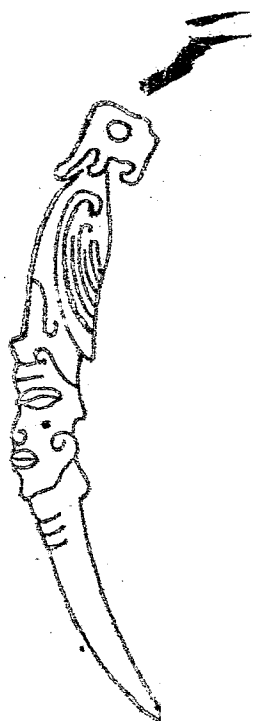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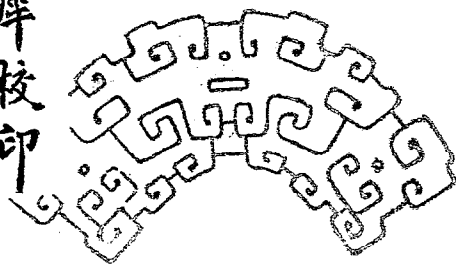
未刻珍品叢博

靈犀校印



閨豔素聲
塔西隨記
麝塵集

無名文
6



520

閨豔秦聲
塔西隨記
麝塵集

未刻珍品叢傳

山西省圖書館藏書

校印

未刻珍品叢傳

弁言

未刻珍品叢傳。何爲而輯也。曰誌不朽也。所謂珍品者何。曰閩豔秦聲。塔西隨記。及麝塵集是已。是三書者。殊不類。何爲而輯之。曰有故。其得之也奇。一也。其所述雖房帷燕昵之私。曲巷狎邪之事。姬侍怨誹之語。然可以正婚姻之禮。遂男女之情。鑿冶游之禍。知畜妾之非。可以藉微言而明至理。二也。作者姓氏里居。皆不著。幾於湮沒而無聞。故樂爲表彰之。三也。是三因者。乃所同。有所同。斯同輯之矣。閩豔秦聲蓋得之於津門。著者自署爲西山樵子。塔西隨記則得之於故都。著者署名萍迹子。皆以偶然遇之。

已足奇已。尤奇者則爲麝塵集。集初無名。僅細字錄詩凡九頁。余十餘年前。於揚州惜字庫下檢得之。詩夾鹽法志中。將投諸火矣。閱而知其可珍。袖以歸。名之曰麝塵集云。嗚呼。宇宙之間。文人衆矣。抑鬱不自得。乃寄情於豔聞瑣事。以冀其言之無罪。而聞之者好之之可傳也。然而傳不傳無定也。宇宙之間。好女子之淪爲姬侍者亦衆矣。抑鬱不自得。乃形諸吟詠。以冀其或聞於世也。然而聞不聞無定也。世間類此之文字。散佚摧燒者。曷可勝數。而此三者獲存。不可謂非幸事也。雖名之不彰何害乎。昔人有欲彙李白李煜李清照三家詞爲一集者。余之輯此亦其意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姚靈犀校印並識

閨艷秦聲

原序

標梅愆期。而頻看同伴着嫁衣裳。哭則不可。笑則不能。眞世間難爲情事。閑居無聊。常思借題抒懷。苦無好手。阿蒙興之所觸。偶爲秦聲。以詼諧之詞。寫幽艷之意。□我以求。摹擬入神。每知已相聚。輒令小青衣歌以侑飲。余戲謂阿蒙。紅顏易老。綠鬢星星。過時不來。而復談朱幘說原本疑有訛。郊。百輛盈門。即安知不爲東家婦竊笑哉。因歛歎久之。而或有以調寄於委瑣。情儼於鄙屑。爲阿蒙病。余謂離騷辭託美人。南華意厲胠篋。比物之心。何所不有。況洧蘭丘麻。尼山不刪。周南王化之首。始於關雎。是則男女居室。生人之大欲存焉。而使發乎情。止乎禮義。斯風人之極致也。是奚足

病阿蒙。但恐摹寫幽情。刻劃太甚。慧業文人。又添一重公案耳。阿蒙以爲何如。

自序

昔袁石公於吳中詩文。一概抹煞。而獨喜里巷所唱小詞。以爲必傳。豈非以村童巷女之嘔吟。情真而味永乎。顧小詞一道。易而實難。文勝則華而不真。質勝則真而近俚。求其俗中帶雅。談處傳其真者鮮矣。客夏陰雨匝旬。徑絕屐齒。日抱膝敗壁中。鬱悶欲死。偶憶兒時所記。有艷情兩頭忙一冊。遣意摘詞。頗有可觀。微嫌其調不諧時。句多湊雜。兒女情事。未能描寫盡致。遂提筆補成。變古意作新聲。用以破除煩愁。消磨永日。計舊詞止廿餘闕。補者十之五。挿白則皆新增者。嗚呼。天地之大。一切皆屬有情。情之所觸

。一往而深。每有動於無端。以致纏綿悱惻。而不能自己者。故涼風起而落葉鳴。秋月懸而候蟲語。當其蕭蕭笛韻。唧唧成音。不過發於自然。絕無節奏。一入愁人思婦之耳。有不覺感嘆神傷者。此非候蟲落葉之所知。亦非愁人思婦之所知也。即謂斯編也。即空階之葉響。向夕之蟲吟。節奏不足觀。而其真趣則可取。其情味意致。或於昔之里唱巷謳。有合焉者乎。願安得起石公而問之。

原評

文字論神理。不論皮毛。即如此卷新詞。固皆家人兒女之常談。若論其構造之法。有步驟。有深淺。有開闔起伏。有照應關鎖。慧思綺語。時時點注。渲染補襯。處處勾連。時而閑冷傳神。時而艷極含態。波委雲屬。穿經度緯。一氣宕折中。章法精嚴。色濃味永。

骨秀韻圓。此是昔人作賦之才。試於香奩一派。必傳何疑。

文字要有主宰。主宰一定。任有千頭萬緒。都不能亂。如篇中父、母、哥、嫂、梅香、夫婿。無數說話。都以女郎串去。不可斷續。打成一片。若悟得此法。真可以揮灑萬言。

文字靈活。須用機括。方拈得轉。如詞中一梅香。一嫂子。從旁冷敲斜插。生出無數妙文。此即機括所在也。若無此二人。通篇便板煞。更無轉動處矣。然機括有從題外架起者。又有靠題拾得者。若嫂子之日與小姑相習。梅香之日與女郎周旋。豈有不知其心性。豈有不密語調謔者。一經拈動。恰是切身分際。此靠題機括也。作者之才。非不能題外生機。但深闡處女。除相愛之嫂。與知心之青衣。更有何人可與深談者。其必用靠題之機括。是其心思細密。相題

有識處。

文字最要有體。勿論莊語。即褻狎語亦然。如此詞須處處看他是女兒身分。其急於嫁也。以爲此中定有殊味。嫂嫂言之。若不甚分明。及至親嘗受創。至於浹洽定情之後。雖恣意沉酣。而嬌憨仍在。寫情竇日開之女郎。都有身分。若是下手爲之。早已是娼妓伎倆。其醜態豈復可言。金羹之別。於此立判。樂府有俚質一派。後世漸變而成此種體質。不知俚質最是難處。成語難得恰合一也。驅遣不見痕迹二也。就中入情得竅三也。篇中如哂笑着把他吐一口。嬌態如見。這沒幾年你還沒有够。冷處傳神。又有蘊藉極深之句。如婆婆的模樣到不醜。蛇鑽的窟窿蛇知道是也。妖態橫溢。如畫如話之句。如幾乎錯失就答應。搖着頭兒撲一撲等句。皆嘔心吐血而後得。

之。不可以尋常口頭語。草草讀下。浪擲作者之苦心也。夫讀書而負人苦心。罪過不小。寫到交歡之際。難得如此飽滿。又難得如此雅馴。最是高處。

文字有醜處。須避之。如孔雀東南飛一篇。寫至蘭枝殞命處。便輕輕提過。誠不忍細寫其狀也。詞中如女郎出室。母親悲啼一節。雖是情所必至。然終覺敗興。且非急嫁女郎心上事。作者亦只輕輕點過。不惟省却筆墨。且圖作一色吉祥文字。亦避醜之法也。又有安頓法。如女子之爹媽哥嫂。與梅香媒人。皆賓也。爹媽只於怨時用之。媒人則於定親時用之。嫂子梅香則於行聘歸甯時點綴用之。至於哥哥則於陪新郎時一用而已。其詳略疏密。布置一一有法。非同浪設。問新郎在甚時用。曰此主也。彼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也。有怪

此詞剝盡女兒面皮者。此弗思之甚也。天下上樣事。只見人說。不見人做。天下極下等事。人都肯做。堅不肯說。伊雖不說。誰其不知。不如肯做肯說之人。還是天真爛漫。况女大須嫁。夫婦之間。人之大欲。縱復急於結縭。亦自無傷風化。此非終不可告人者也。請問詞中情事。那個女郎盡能擺脫。第不許人說耳。不許說。而忽一男子代吐其肝膈。正如犀炬一然。水怪畢現。正恐天下紅粉。心愛此郎君解事。又恨其饒舌傷人。將有羣起而以香唾吐何郎之面者。我知阿蒙善學古人。必能令其自乾也。一笑一笑。

此詞有正筆。有翻筆。有偷筆。有補筆。有倒筆。有暗渡筆。有宜擒故縱筆。有似斷實連筆。有輕逗筆。有極冷極閑筆。有略點筆。有大落墨筆。有對照筆。有反形筆。有縮腳筆。有藏針筆。真乃無

法不具。通篇只寫兩大段。前是望嫁之急。後是燕樂之深。非其望之急。必不知其樂之深。

金瓶梅一書。凡男女之私。類皆極力描寫。獨至月娘者。胡僧藥。淫器包。曾未沾身。非爲冷落月娘。實要抬高月娘。彼衆婦者。皆淫媚賤婢。而月娘則良家淑女也。彼衆婦者。皆鶉奔相就。而月娘則結髮齊眉也。作者特用汙泥蓮花之法。寫得月娘竟是一部書中第一人物。蓋作者胸中橫着正經夫妻四字。故下筆遂爾大雅絕倫。凡此皆文體也。奇文每多忽略看過。此篇未可以小詞忽之。文無大小。看其結構如何。篇中起伏頓挫。關鎖呼應。絕如水滸。摹寫情事。雜用方言。如金瓶梅。其雕心刻骨。雅秀絕倫。則兼撮西廂牡丹亭之長。而能自出機杼。不襲一字。食古而化。乃成斯文。

牡丹亭出。婁江俞二娘讀之。傷心而歿。在讀者爲情癡。在作者爲慧業。此詞傳布若久。有標梅待字者聞之。必鬱悒成疾。恐慧業文人。未必能生天上耳。即從末減。綺語人亦不得作佛器。速向玉臺人。朝夕頂禮。猶可懺悔一半。

文字之妙。論章法句法字法。尙是落後一節。第一要真。不真則不能傳神。然而心不細則不能真。真矣而無妙筆以運之。終是疥駱駝。此詞心細而又筆妙。故能無語不真。至其章法句法字法之妙。無不吻合古人。真正絕世。

詞曲之妙。所以令人快活者。只是寫出人之所欲寫。而實寫出人之所不會寫。又是人之所不能寫也。不但詞曲。凡文字之妙。皆是如此。此詞難及處。運用俗語。無一不雅。無一不妙合自然。且於最

難着語處。其着語無不入妙。未許粗浮人輕看過。

艷陽天三字。出鮑照詩。此詞以此三字作起句。非同泛用。看其滿篇氣味。無不駘蕩動人。眞筆帶艷陽之氣。故以此三字顏於首。詞曲寫怨者多。怨生於情之不能遂。故情愈深而怨愈甚。牡丹亭可知一生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讀之令人傷心。此則云。他也十八。俺也十八。想是俺那點兒不如他。同一牢騷語。

風人之詞。發乎情止乎禮義。艷陽天詞。情極矣。而不涉桑間濮上之事。且始於媒妁。終於嗣續。可謂止於禮義。不然。則蕩矣。

閨艷秦聲

方言俗語有音無字者今俱借用正字讀者當以意會之

古高陽西山樵子譜

齊長城外餅僧氏評

西江月

誰使紅顏命薄。偏教才子途窮。幾多恨事滿胸中。難問蒼天如夢。且向花前月下。閑彈趙瑟秦箏。狂歌一曲酒千鍾。好把閒心斷送。無可奈何時候。偶然譜就新詞。非關閑處費心思。就裏別藏深意。惜嬉笑爲怒罵。化朽腐作神奇。男兒心事幾人知。且自逢場作戲。

幽恨

艷陽天。艷陽天。桃花似火柳如煙。從海燕變桐玳瑁梁翻出。對對飛春燕。女

兒淚漣。女兒淚漣。奴今十八正青年。空對好春光。誰與奴作伴。

對對胡蝶飛簾下。惹的大姐心裏罵。緊仔這會不耐煩。洗發畫梁飛現世的東

西你來咱。傷心埋怨老爹娘。仔管留着奴做嘎。如今年程沒小人

。時興的閨女等不大。

兩淚如梭。兩淚如梭。閑煞英雄描鸞刺鳳待仔麼。綉到並頭蓮。心坎上好難

過。嫂嫂哥哥。嫂嫂哥哥。兩口子說話情意兒多。想是到晚來。必好

悟性定一頭兒臥。

哥哥今年二十一。娶了個嫂子才十七。年紀比俺還小一歲。身量

比俺還矮二指。偏他又早戴着箍。不知前世怎麼積。仔巴到黑天

一肚皮憤

此段只發揮埋怨爹媽四字

就上床。想當然耳想是那伴果子極中吃。伴字疑有誤非伴字即伴字也

埋怨爹媽。埋怨爹媽。同行姊妹都嫁了人家。如今養孩兒。又早老們大。他也十八。我也十八。想是俺那點兒不如他。不特卿疑我亦疑之不知我爹娘。

待仔管留着俺咱。TY

尋思起來添煩惱。沒人之處乾躁脚。養到十八不招親。傷心語能有幾年紀小。恨爹娘。把牙咬。把俺的青春就攔了。從來閨女當不的兒。沒哩待留着俺養老。

媒議

園裏探花。園裏探花。忽見媒婆到俺家。這場暗歡喜。到有天來大。爹正在家。娘正在家。若是門當戶對好人家。禱告老爹娘。發了

庚帖罷。

園裏去摘花兒戴。惹起心中愁一塊。花兒雖好要當時。感慨係之顏色敗了誰人愛。忽見媒人來提親。喜的心裏難剗劃。仔求庚帖出了門。就是我的大運快。

帖兒去了。帖兒去了。不覺兩日並三朝。媒人不見面。急的仔雙腳跳。全不來了。全不來了。想必是帖兒合不着。使人對粧台。陣陣

心焦燥。

全是摸不着頭腦語
全是暗中着急語

心裏暗把媒人罵。沒緣沒故來哄俺咱。誰哄你親事或成或不成。也該早

來回聲話。惹的人。心牽掛。上不上來下不下。很很我要回庚帖來。出上這輩子不出嫁。嬌痴之性如畫

惱恨媒人。惱恨媒人。討了帖兒去沒有回音。親事成不成。叫我將

入疑是畫

誰問。昏昏沉沉。昏昏沉沉。辜負了多少好光陰。不好對人說。祇是心坎上悶。

前線參媽是恃愛今恨媒人是性急偏寫兒女嬌怒入髓

空中樓閣已將下文透插戴勾起

半夜三更做一夢。夢見人家來下定。兩擔喜酒兩牽羊。吹笛打鼓好有興。看見尺頭合釵環。兩眼喜的沒點縫。醒來依舊皮不差。呆不登的乾發掙。

得情

媒人回來。媒人回來。故意粧羞倒躲開。躁煞人待去聽一聽。又怕爹娘恠。悶煞人惹的疑猜。惹的疑猜。梅香笑着走將來。叫聲俺姑娘。他來送插戴。這光景有九分多感相聞

梅香是第
一個報捷
人

一陣一陣心裏躁。惱恨媒人沒下落。忽見雙雙轉回來。心口窩裏仔管跳。成不成。難猜料。待去聽聽怕人笑。梅香跑來笑嘻嘻。干卿何事而如此得意

所寫小兒女情事聲色都出
就知道這事有些妙。

好不歡喜。好不歡喜。得意的滋味全說不的。罵聲小賤才。別要來

二個報捷

多氣。嫂子笑嘻嘻。嫂子笑嘻嘻。最要緊的喜信叫聲你姑便宜你。都說他姑夫。

够了生的極標致。

聲情態度

這樁喜事委實陡。規矩如此故意還把了頭。失驚打怪影煞人。甚麼腔調

還不走。搭上嫂子合俺頑。說他生的全不醜。喜的我仔沒是處。

呸。笑着把他吐一口。呸字妙笑着吐一口尤妙連他精神都活現出

媒人又來了。媒人又來了。說是婆婆要來瞧。明天大飯時。候着他

來到。故意心焦。故意心焦。人生面不熟的仔麼着。嫂子來勸我。

我仔偷眼笑。

聽說婆婆來相我。從新梳頭另裹脚。搽臙抹粉戴上花。扎裹的好

女郎自謂
惺惺能可

購人不知
已被嫂子
暗笑多時
矣

慧心妙筆

一千聞不如
一見今胸
次灑然矣

像花一朵。故意粧羞懶動身。怎麼着出去把頭磕。嫂子說道你休
害羞。咳。我心裏歡喜你不覺。

婆婆來相。婆婆來相。慌忙換上新衣裳。本等心裏喜。粧做羞模樣
。站立中堂。站立中堂。低着頭兒偷眼望。看他老人家。到也歡喜
像。到也二字有無數
誰情將就在內

丟丟修修往外走。婆婆迎着拉住手。自家標題想是心裏看中了。怎麼仔管

裂着口。頭上脚下細端相。我也偷眼瞧了瞧。槽頭買馬看母子。
婆婆的模樣到不醜。半面全神

遇歡

那人粧嬌。那人粧嬌。往我門前走過幾遭。慌的小厮們。連把姑夫
叫。他也偷瞧。我也偷瞧。模樣俊雅好手標。與奴正相當。一對美
娘子之言驗矣

年少。

那人年少會粧俏。時興衣服穿一套。來往不住往裏撒。我也偷眼往外料。眉清目秀俊生生。不高不矮身段妙。心裏得意說不的。忍不住的自家笑。

嫂子合俺頑。嫂子合俺頑。見了他姑夫你饞不饞。有椿妙事兒。你還沒經慣。不是虛言。不是虛言。委實那椿滋味兒甜。你若嚼一遭。准要忘了飯。牢記嫂子話
自有應驗

皮臉嫂子好多氣。一戲不罷又一戲。說長道短栖利咱。看不上那執張勢。撒謊的東西不害羞。心竊識之矣沒人聽你那狗臭屁。說的我心裏疑我也疑之糊突。沒哩那用對甜字就是口蜜。

行聘

得意事怕
人不知又
惡人盡知
此梅香之
所以被罵
也

眼望巴巴。眼望巴巴。巴那極甜之滋味也巴到行李到俺家。真個甚整齊。也值千金價

。寶釵金花。寶釵金花。梅香故意的笑着咱。本等心裏喜。反把梅香罵。

他行李李委實厚。整整的喜了一個够。惟賊知賊作怪的了頭像個賊。他就

把我的心看透。眼不轉睛笑迷奚。一會看的我好難受。罵聲執張

小奴才。這們幾年還沒看够。罵的冷淡煞人又踴躍煞人心思慧慧真成絕文

喜地歡天。喜地歡天。可的今年是大利年。聽說二字是女兒身分聽說好日子。查在四

月半。製辦粧奩。製辦粧奩。儼了衣服打頭面。一點不應心。到模着從頭換。

也是我的時來了。一百樣的都湊巧。日子查的極近便。暗送製的全不少。打頭面。做裙襖。制的爹娘到處找。調侃世上女兒不少誰不望着東西親。

那怕人說臉子老。

好個長天。好個長天。捱過一日像一年。算計到成親。還有兩日半。盼過幾番。盼過幾番。盼到那日喜上眉尖。他家來催粧。到惹的心撩亂。

埋怨老天不湊趣。一日長似十來日。捱過今朝又明朝。怎麼教人是不氣。忽見他家來催粧。不覺心裏怪爽利。仔說日頭繫住了根。一般也有這一日。

梅香燒湯。梅香燒湯。今番洗澡要用些香。恐怕有人瞧。忙把門關上。仔細思量。仔細思量。鮮花今夜付新郎。祇怕到明朝。就要改了樣。

安排香湯欲沐浴。雙手忙把房門閉。今朝就要做新人。先要洗盡

此即疑糊
突之根也

這閨女氣。身段嬌。皮肉細。自家看着怪得意。即滋味之甜旨也摸摸下邊那一樁

。這件寶貝也該出世。刻露太甚閨中人
不免咒其嚼舌耳

忙把頭梳。忙把頭梳。改眉絞臉用功夫。戴上紅髹吉。沉羞語辭了閨女路

。少戴釵梳。少戴釵梳。今晚是他親手除。他是誰
何由知其忙也怕他心裏忙。手兒裏全

不顧。

洗了身子重淨面。新衫新褲從頭換。細細絞面開了眉。霎時缺匙

了一身汗。戴上髹吉合紅箍。自己覺着怪好看。這樁東西會拿犯

人。善於體會怎麼仔覺着屋裏沒處站。

日色平西。日色平西。家中茶飯懶待喫。我的魂靈兒。先望他家去

。燈燭交輝。燈燭交輝。丁冬一派樂聲催。他家來迎親。好生增門

楣。

頭上脚下正扎掛。忽聽的門外吹喇叭。說是轎子到了門。喜的心裏仔一怎麼。將送女客進綉房。見我的模樣仔亂嘹嘹。誰知鬱屈得意語正傷心話了這幾年。今日纔便拉這便拉。

親迎

新郎到了。新郎到了。簪花披紅的扎裹着。穿着新衣裳。越顯得十分俏。鬧鬧吵吵。鬧鬧吵吵。都說時辰不遠了。母親拉住我。淚珠腮邊掉。

看看時候不大遠。母親旁裏擦淚眼。使不的對我大放聲。怎麼教我不心腸軟。那人親迎到了門。哥哥陪着往裏轉。纔待偷眼把他瞧。疾誰知他先偷看俺。

鼓樂喧天。鼓樂喧天。裏裏外外鋪紅氈。那人走進來。等着俺噴飯

。站立堂前。站立堂前。低頭儘着他端相俺。心裏亂騰騰。不住流
香汗。

扶我出去在中堂站。不用偷瞧矣合着那人面對面。許多人都擠揷着。母親端

過了一碗飯。那人張兜等噴飯。一口噴了一多半。光眉撒眼儘他
瞧。不覺看了我一身汗。

月影兒高。月影兒高。姑姑姨姨都來瞧。一齊擁着奴。上了他家的
轎。好不熱鬧。好不熱鬧。滿街上看的塞滿了。那人騎着馬。親熱緊靠
之至我的轎。

不覺就是時辰到。大家擁撮上喜轎。一路吹打不住聲。對對紗燈
頭裏照。那人騎馬在轎前。回頭不住微微笑。卿自愛做怪不的人愛做媳婦
。這個光景委實妙。

于歸

來到門前。來到門前。黃道鞋兒軟似綿。怎下轎子來。全然走不慣。嬌怯之至
 揭起珠簾。揭起珠簾。冤家站在房門前。輕輕扶着奴。同坐床兒
 畔。

怎下轎來好難走。將送女客攙着手。躡着紅氈進喜房。女壻站在
 房門口。大家扶上拔步床。他就旁裏仔管懣。卿從何知之我就猜着他心裏急
 。恨不的這會就動手。

共坐羅幃。共坐羅幃。安排熱酒遞交杯。冤家對銀燈。細把奴來覷
 。就扯奴衣。就扯奴衣。看他那個光景全等不的。想起這事來。有
 些真淘氣。

那人合我臉對臉。喫了交杯酒一盞。大家知趣都抽身。他就忙把

從前許多
 焦燥為此
 這事以為
 又蓋前之
 氣是傷
 春女郎此
 之胆法是
 未之經風
 之女郎也

房門掩。輕輕二字有體貼輕輕給我摘了頭。伸手就來扯把俺。本等心裏待不依。
他央及的急了我又心腸軟。根也惹得剛

交歡

又喜又羞。又喜又羞。冤家合俺睡在一頭。輕輕舒下手。解我的鴛鴦扣。委實害羞。委實害羞。事到其間不自由。勉強脫衣裳。半推全是初還半就。

仔說那人年紀小。偏他生的臉子老。一頭睡着不肯開。摸了頭來又摸脚。百樣方法鬼混人。不咬腮手固不鬆也輕輕的把我的腮來咬。我的手仔鬆了然卿亦借此自鬆之耳鬆。褲帶已自解開了。

把俺溫存。把俺溫存。燈下看的十分真。冤家甚風流。與奴真相稱。摟定奴身。摟定奴身。低聲不住叫親親。他仔叫一聲。我就麻一嘔心吐血而得之

陣。

渾身上下脫了個淨。兩手摟的沒點縫。腿壓腿來手摟脖。就有力然則固

氣也沒處掙。未掙也撲一撲來叫一聲。不覺連我也動興。麻抖擻的沒了

魂。幾乎錯失就答應。追魂攝魄之筆

不慣交情。不慣交情。心窩裏不住亂撲通。的是女兒身分十分受熬煎。仔是強闖

關。汗濕酥胸。汗濕酥胸。相偎相抱訴衷情。低聲央及他。含香惹惹不是逐浪桃花你且輕

輕動。

聽不的嫂子那瞎攬咒。這樁事兒好難受。熱燎火燒怪生疼。顫欽

欽的把眉兒縳。百般央及他不依。仔說住住就滑溜。早知這樣難

爲人。誰待搶着把媳婦做。卿不云愛做耶 又繼開妙

又是一遭。又是一遭。漸漸的熟滑了。撲把着口裏不好說。其實有

答應何妨

即所謂你還沒經慣也

野在亂落
俱含香

些子妙。魄散魂消。魄散魂消。杏臉桃腮緊貼着。款款擺腰肢。不

住微微笑。

微微笑三字
妖艷非常

做了一遭不歇手。就是喂不飽的個饞癆狗。央及他歇歇再不依。

恨不的把他咬一口。誰知不像那一遭。不覺伸手把他摟。口裏說

着影煞人。腰兒輕輕的扭一扭。

此時記得瘦了否

不覺明了天。不覺明了天。待要起去仔是怪懶耽。勉強下牙床。闌

闌了好幾遍。懨懨纏纏。懨懨纏纏。冤家不住的又端相俺。身子軟

所謂改了樣也

迭歇。仔覺着難存站。

一夜沒曾閉着眼。不覺東方日頭轉。往日仔恨夜裏長。偏他今夜

果然滋味甜

這樣短。勉強闌闌起牙床。渾身無力骨頭軟。丫頭旁裏雌着牙。

都是夜裏闌闌的

不由咱一陣紅了臉。

打扮穿衣。打扮穿衣。心情撩亂強支持。手兒懶待抬。難畫眉兒細。
有姿熟把俺將息。却姿熟把俺將息。盪心鷄蛋補心虛。我的手兒酸。仔是擎不住。
與甜頭過了

魂靈不知那去了。怎麼着梳頭並裹脚。強打精神對粧台。左攏右

攏再梳不好。忽然想起喜絹來。床裏床外到處找。誰知他正擎着

瞧。才待去奪他傳神笑着跑。

可意俏冤家。可意俏冤家。半步不離的守着咱。一霎不見他。我也放不下。會頑會耍。會頑會耍。怎麼教人不愛他。才知親嫂嫂。說的是實話。

也是我前世有緣法。今生今世撞着他。知疼着熱好愛人。欸欸溫柔會頑耍。半步不肯出綉房。我亦覺着離不的他。想起好記性嫂子那話

在春風中
等了一月

從前身聞
心會種種
一齊出現

春雲忽展

來。他到不會把謊撒。

歡歡喜喜。歡歡喜喜。三朝九日都休提。怎麼眨了一眨眼。就是三十日。正好歡娛。正好歡娛。娘家差人來搬取。待要不回家。禮上過不去。

夜夜成雙好快活。恨不的併做人一個。果然忘了飯了不吃茶飯也不饑。仔是巴

不的日頭落。不覺對月該回家。急的他仔把脚蹠。一宿餞行好幾遭。連接風的酒席都預支過。

歸寧

對月搬回家。對月搬回家。尖嘴婆子栖哩咱。他說你姑娘。毒釀已自奶

膀兒乍。那日到你家。那日到你家。你兩口子光景是怎麼。我也替

你喜。我又替你怕。喜字妙怕字尤妙何物婆子有此妙舌

嫂子笑着把俺聽。未曾說話先搽口。低低叫聲你姑娘。如今你可得了手。說是他姑夫見你親。想是不肯空一宿。那樁滋味精不精。妙入妙語

。不說實話是個狗。
罵聲臭東西。罵聲臭東西。我道你也是沒的。想想你當初。就沒有那一日。俺都老實。俺都老實。誰像你生的像個狐狸。提起那樁來。仍以其語也就像糖伴着蜜。

罵聲嫂子現世報。偏你有些胡禱告。不管人心裏怎麼着。進門就是瞎鬼鬧。你嗎望着那樁親。果不知道麼俺可知道妙不妙。你仔想想你當初

。蛇鑽的窟窿蛇知道。妙於語言

住了幾天。住了幾天。心裏的滋味不好言。怕的到晚來。獨自睡不慣。情緒懨懨。情緒懨懨。說着笑着也仔怪懶耽。母親不通情。仔

不推女郎
感激那人
聞之亦應
鳳尖頭叩
首三千

神情笑貌
活現紙上

怪我早吃菓子了
不吃飯。

從新又到這房中坐。淡摸索的怪冷落。沒的辣氣上了床。閉眼就是夢一個。醒來不見了俏冤家。疑糊突的到處摸。想起那人在家中。冷清清的叫他怎麼着過。

他家來搬。他家來搬。依着母親還要留俺。虧了親嫂嫂。他會行方便。帶笑帶頑。帶笑帶頑。姑娘這兩日不耐煩。不如早送回。省的他兩下怨。

聽說來搬喜了個掙。脚趑跳的往外躑。母親意思還要留。尖嘴人大有用處子來助興。姑娘這兩日裏像想家。沒精打采的強闖關。再住兩日不送回。兩口子準要想成病。

不好回言。不好回言。着實把他瞞一眼。沒人合你頑。偏要來尋賤

。笑着出堂前。笑着出堂前。上了轎子就怪喜歡。那人在家中。不知怎樣的盼。

嫂子說話礮心坎。句句何曾差一點。本等心裏怪愛笑。人臉前裏心虛口強放下臉。一遭一遭的瑣碎人。想是擎着奴聘簪。一行說着出中堂。回過頭來旋一眼。

還家

本當日俺家而反曰他家來到他家。來到他家。那人見了歡喜煞。寫新婿女鄭可笑走到人背後。把我捻一下。痒痒刷刷。痒痒刷刷。心裏的滋味不知待怎麼。笑着蹙一眼。忙把頭低下。

使不得催着轎夫跑。仔愛一步就到了。那人笑着往外迎。好像拾了個大元寶。蹙空就來捻索人。故意含羞粧着惱。低低罵聲臭東

西。進去此時便不怕你把帳找。

走進中堂。走進中堂。拜過婆婆進綉房。喜的俏冤家。嘴兒合不上。左右端相。左右端相。手裏摸索口兒裏忙。我全看不的。那個急模樣。

不管長來不管短。進門就來撲把俺。頭磕頭兒親又親。圓發姑娘聲聲怨我。把他閃。正經煞幾日沒見怪生挿。笑着笑着紅了臉。上頭忽臉的影煞人。你看乖了我的纂。

巴的黑了天。巴的黑了天。吃不迭飯就來把俺纏。他越纏得緊。我越發睡的慢。俏語低言。俏語低言。輕輕的跪在踏板前。我仔笑了一聲。他就扒上床兒沿。

本等知道他心裏急。故做張致不去理。不脫衣裳不摘頭。叫聲了

頭拏茶吃。急的他仔跳瑣瑣。扭着頭兒偷眼喜。不由嗤的笑一聲

。怎麼就該這樣乞。

誰知道

解脫羅衣。解脫羅衣。從新又溫舊規矩。比着那幾天。更覺有滋味。氣喘吁吁。氣喘吁吁。心裏自在全說不的。待要不聲喚。仔是忍

不住。

是忍氣
不可忍

勢頭兇猛更無商量

上的床來就動手。要找上從前那幾宿。還待說的勉強話。到了好

處張不開口。不覺低聲笑吟吟。喘絲絲的身子扭。他問我自不在

令人魂銷

自在。搖着頭兒撲一撲。

出神入畫

一段春嬌。一段春嬌。風流夜夜與朝朝。趁着好光陰。休負人年少。有福難消。有福難消。百樣恩情難畫描。明年這時節。准把孩兒抱。

天生就的人一對。郎才女貌正班配。二十四解不用學。風流人兒天生會。巴到夜裏就成仙。越做越覺有滋味。該快活處就快活。人生能有幾百歲。

對玉環帶清江引

信口胡謔。不俗也不雅。寫景描情。不真也不假。男兒不遇時。就像閨女不出嫁。時運不來。誰人不笑他。時運來了。誰人不羨他。編成小令鬧頑耍。都是些精明話。聊且解愁懷。好歹憑他罷。悶來時歌一闋。我且快活一霎。

功名富貴。由命不由俺。雪月風花。無拘又無管。清閒即是仙。莫怨身貧賤。好月初圓。新醇傾幾盞。好花初開。奇書讀一卷。打油歌兒將興遣。就裏情無限。留着待知音。不愛俗人看。須知道識貨

的。他是另一隻眼。

題閨艷卷尾

老僧不能綺語。是天生根器。今爲單居士痛下一梭。且旁扣牡丹亭公案。臨川老子自供道。其次致曲。他一生慧根。都打發到這傀儡隊子裏去。後來覺道滿腹柔絲。橫豎纏縛。出頭不得。又自號繭翁。這題目煞好。却不道吐絲的是誰。收不轉去的時節。作麼解。更乾賺煞一個婁縣兪二娘。蠶蛹自斃。且道這牡丹亭傳奇。又非吹毛寶劍。如何暗送無常。今日有遠承臨川法乳的請下一轉語。說是恁麼則觸。不說是恁麼則背。若還不道。山僧請借柳七家門槌。唱偈子代爲懺悔何如。

娃兒嬌養愛錫糖。未信爐邊楮柝香。爺買甘蔗三百節。到頭一寸不堪嘗。

旋天轉地語昏花。親見妖狐隔絳紗。開放大門日晌午。隨身影子不會差。

錢唐蘇小鬪妖嬌。送客西陵過斷橋。日暮空房愁夜雨。晴天依舊愛芭蕉。

誰是魚兒誰是鈎。魚吞鈎距兩冤仇。不如秋水連天濶。任化飛鵬也罷休。

堅誓獅子座下人合十題

塔西隨記

庚子以前。曲院教坊。多在西四牌樓磚塔胡同口袋底一帶。旋經有司下令驅逐。○庚子變後。遂盡徙入正陽門外韓家潭百順胡同等處（今所謂八大胡同）。韓家潭舊爲相公所聚處。妓居不得闌入。今比戶皆曲院矣。不三十年。滄桑數變。○身藏人海。夢覺揚州。歷歷舊游。那堪回首。萍迹子著有塔西隨記。記庚子前諸妓。雖疏漏殊甚。而語必有徵。讀之亦足略知當時情景。偶從友人借抄一通。閒居無俚。粗加校讖。記辛丑壬寅間。嘗見有人贈妓紅寶聯語云。願對小紅浮大白。怕從天寶說開元。聞聲題此。感不絕於予心。讀者倘亦有同慨也夫。○丙寅三月。廖生識於西城塔影樓。

自序

昔余澹心著板橋雜記。多自諱其所爲。意以爲非志士之事。不知無妨也。子輿氏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世有無性之人乎。不佞之爲此言也。以順吾性耳。性欲其留則留之。性欲其去則去之。性以爲真則真之。性以爲僞則僞之。推而廣焉。性由生也。天地一情之彌綸。匪獨男女有情。夫婦有情。君臣朋友亦何弗有情。不佞淪落無才。上旣無以致君臣之情。下又無以致朋友之情。不得已與一二女郎盤桓游冶。以陶此男女之情。行自苦矣。又遑計世人之笑之耶。若夫後之人與我同志。本至情而潤以風雅。其真足以言男女之情矣。又何必如澹心之欲爲而又却也。青樓薄倖。庸何傷哉。萍迹子自識。

塔西隨記 上卷感舊

萍迹子漫存

喜鳳。杜立志妻。明眸皓齒。艷麗絕倫。吐屬輕柔。工書識字。而屋宇又極整潔。執袴子弟。裘馬王孫。趨之若集羶焉。維時北曲中咸推鳳第一。鳳亦以風華自賞。生一女。名招兒。今猶隨立志以活也。鳳與立志不甚愜。因謀之內郎某。效崑崙奴故事。負之以行。某旋遣人畀立志以金。卒歸之焉。某今貴矣。鳳得與偕老。真女中傑也。

黛玉。尙俠義。有不可一世之概。遇富商大賈。取千金若反掌。吾友濟子兌山與相善。玉自贖從之。

紅寶。號媚珠。脩眉美目。一時搢紳先生多稱道之。德小峯中丞嘗以萬金爲聘。其母弗欲也。後聞從一王姓去。或曰王爲某部吏。或曰即今大司農王公之公子。

余昔嘗眷戀之。贈以鷓鴣天云。綽約輕盈窈窕姿。珊瑚蓮步下堂遲。蛾眉淡掃羞脂粉。恰是銀缸乍上時。情有盡。意無期。背人偷語怕人知。試將羅帕殷勤解。解得儂心只有伊。蓋紀實也。

寶金工度曲。余作天香國色。贊之曰。色冠羣芳。秀彩奪目。藝超衆美。餘韻繞梁。亦一時之彥也。從良人去。今不得見之矣。

寶玉。金之妹。有憨態。善譏。嘉定徐大司馬之公子以重金聘之去。今聞甚寵嬖云。

蓼生按。憶少時嘗聞徐頤閣相國之四公子子山。在口袋底眷一妓。時別有人亦戀此妓。會妓生日。爭以寶物爲壽。徐贈翠釧珠冠。值逾萬金。其人未之能勝。此妓卒歸徐。不省即玉否耳。

盼雲。初名銀子。余以不雅馴。爲易此名。柔媚端莊。饒閨閣氣。不與人遠。亦

不與近。洛神賦所謂翩若驚鴻。宛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者。此姝庶幾近之。今爲端午橋廉訪側室。從游陝西去矣。

小紅號麗娟。小翠號麗卿。均爲聶四娘之養女。金樽檀板。稱雙美焉。紅尤工肆應。善滑稽。座中有紅。無不歡者。遇僮父同席。紅每痛斥之不遺餘力。僮父亦無不帖耳俯受。翠則恂恂然。高囀珠喉外。無所事也。均從良人去矣。

揚州孫慶三之妻曰愛卿。眸如秋水。膚若凝脂。髻髮垂雲。柔情宛轉。與人話久。媚態橫生。對鏡理妝。丰神愈超絕也。客或眷戀之。人去。慶三恒施鞭笞焉。以故與慶三不相能。慶三因防範之愈嚴。後以某客故。携之以歸。今不知所終。或曰愛卿死矣。未知然否。

寶鳳。津門人。翩翩霞舉。其媚在眸。往歲與同人常宴於其家。鳳倜儻不羣。每因侍飲大醉。前相國文公之公子以三千金贖之。置外室。鳳亦與相得也。

月仙又名假喜鳳。以貌相似也。天方教人。吾兄介祉與相善。今不知何往矣。

金子。同時有二。一隸萬升爲小金子。號麗香。一隸聚升。爲大金子。號佩仙。麗香作內家妝。丰神掩映。吐屬輕脆。余贈詩有句云。丰姿掩映內家妝。疑是羣仙步玉堂。自謂狀得其真。佩仙善酬應。工度曲。徐娘雖老。猶有風流。今均脫籍矣。

小鳳號瑞雲。工諧語。飄忽若風。顧不善度曲。前大司馬烏公之子曾眷戀之。旌爲強有力者劫之以去。不知所往。當其未去時。察嘗集唐人句贈以詩。首二句云。玉軫長拋不續弦。中間消息兩茫然。即言其不能歌也。

大榮。目秀而顏潔。爲寧四之養女。與其妹小蠶均工歌曲。一時賓客滿座。車馬盈門。蠶尤清麗。所居畫棟雕梁。綺窓羅幙。入其中者。疑在碧霄也。某公子以重金贖蠶。甚相得也。榮亦從郎官某去。某家先有一姬。榮不能下。鬱鬱死。或

曰榮實自經。不敢定耳。

連玉。穎慧。而貌不甚美。雙跌亦大。時人謂之大脚仙。柏新亭部郎納爲側室。字之曰紅梅。經營內政。聞甚善也。柏所居近曲中。玉恒抑之不令往遊。

小玉。工書識字。亭亭玉立。螭首蛾眉。延景宸觀察納爲簾室。已生一子。小玉在曲中時。遇僮父俗子。不相下也。而亦未嘗遽遠之。以是人恒愛其美而又不能不畏其傲也。

小玉更工詩。有詠琵琶簫管諸絕句。能以壯麗之辭道性情。惜當時雲烟過眼。不復能記憶矣。

鳳喜貌不甚麗。而舉止宜人。僮父某見之。欲與定情。喜伴與之善。因以取其金。并及服飾玩好食用諸物。某疲於奔命。慚謝以去。喜笑置之。蓋視某若若傀儡而戲之耳。後以老大嫁作商人婦。亦可悲已。天豈以其玩弄人而靳之耶。

小香。體貌豐腴。有楊太真之目。見人恒憨笑不已。或與之言。輒引去。必追之始復出。爛縵天真。不珮不琢。曲中所僅見也。清子銘甫。爲松江太守恩公之嗣子。少年倜儻不羣。香一見傾心焉。銘甫一日不至。香往往眠食俱廢。後卒從之以歸。未幾。銘甫病沒。不知香何在矣。佳人命薄。其信然歟。

紅玉。姑蘇人。謝姓。雙趺不甚纖。故時效內家裝束。工南曲。善琵琶。慢撚輕攏。悉中節奏。時人品目。輒以玉樹臨風許之。所居宇舍。按排陳設。一如南中。入其室者。幾忘身居燕市也。增仲修內郎以重金聘之去。納爲側室。

翠鳳。雙眸炯炯如明星。顧體過修。有鄉下大姐之稱。而其豪放之態。正足動人也。大僚某最賞之。斥鉅貲爲脫籍。以贈其壻某。往者友人嘗招余飲其家。聞其度曲。清圓委婉。使人意消。

玉馨。貌僅中人。而倜儻有風趣。善談諧。座中有謔。能使人忘愁。與寶鳳同居

。有二難之目。工戲劇。尤擅生末。余屢見之於金樽檀板之場。誠佳人也。先寶鳳脫籍。

玉卿。眸如秋水。貌似夫渠。座上客常滿。屋宇亦殊整潔。吾友榮子少泉。承其先業。握資二十萬金。以眷玉卿。去其半。又以裘馬酒食去其半。家以中落。而少泉不顧也。玉卿亦不以其貧而遽遠之。迨玉卿爲某觀察贖之去。少泉遂絕跡曲中。今偶從同人游。不復有所戀。蓋重玉卿誼耳。不圖樊川司馬。吾復於少泉遇之。

二鳳。其秀在目。而病肥。雙趺不甚佳。隸聚升。善酬應。言笑間。恒帶媚態。時人多以媚豬諂之。鳳不恤也。後從掌班車四。今不見客矣。

鳳葵。姿質韶秀。亦一時之彥。從某上公去。某不知書。日惟與儉父俗子遊。鄙陋不可嚮邇。遇人不淑。良可歎惜。

素雲。又名漱雲。其妙在頤。所謂既含睇兮又宜笑也。揚州人。髫年來京師。余始見之於聚寶部。聆其度曲。愔愔如軒后之琴。妙造神境。不易數觀也。庚仲頤水部量珠未諧。旋爲內郎某之子以四千金贖之而去。信乎尤物之足以動人也。某之子亦情種矣。

麥生按。泗州楊麥青丈。庚子前。嘗於西城識一妓。名素雲。揚州人。先文敬師（丈爲先文敬師八介弟）爲集深心託毫素盪胸生層雲二語贈之。此所記殆即其人。

又光緒丁酉。麥青丈與兄子晴川秋闈報罷。同作塔西曲中游。遇一妓名紅玉。亦邗上產。姿首不甚美。而與女侍曰阿巧者。皆善窺人意。工於相應。丈極賞之。先文敬師代丈書一聯貽之云。儘有春圍紅蛺蝶。更無人識玉蟾蜍。寄不遇之感於舊麗之詞。絕似金荃集中語。一時藝林爭相傳誦。晴川嘗爲吾言之。此

記所述謝紅玉。云是姑蘇籍。或非一人也。

右二十五則

塔西隨記 中卷證今

萍迹子漫存

名翠菱者。同時有三人。曰大翠菱。曰小翠菱。曰小小翠菱。大翠菱隸雙翠。幼與津門王氏子訂終身之約。今王落拓甚。假母欲奪其志。菱矢死靡他。時復以衣食資財賙給之。菱蓋被典於其假母。今未及期。雖欲逕去。有所不能也。

菱雙眸朗如點漆。視金帛蔑如。有公子某啗以重金。冀與定情。菱力却之。某堅請不已。菱見其可欺也。佯諾之而潛詣津門避之。某自是始絕迹焉。聞者咸多其能自矜重。聲價日益逾上。士大夫至以得一見爲榮。固今日曲中之翹楚已。小翠菱。隸天寶。津門人。見人訥訥然若不能言者。願善歌曲。貌雖視彼菱微遜。而一種艷麗之態。亦頗足動人也。小小翠菱。齒尙稚。而容止翩翩。儼知酬應。他年更事益多。諳練世故。未必不獨標一幟也。後生可畏。曲中何莫不然。

小寶。蘇州人。與素雲同爲南曲之尤。工戲劇。尤擅正生。一時慕之者車馬盈門。
○
大翠菱之妹。曰翠紅。翠玉。並擅歌曲。工雅絕倫。有二喬之目。紅與玉亦頗自
閑。不稍縱肆。只以菱故。未能獨步一時。金壇余某爲之聯曰。倚紅偎綠。暖玉
溫香。

雙玉。杜立志之女。初喜鳳旣歸某郎。立志更娶李氏婦爲婦。雙玉李氏女也。幼
不解歌。而媚甚。立志故樂戶。意不忘樂戶也。故時妝玉以接賓客。玉在曲中久
。乃亦習於絲肉。余一見愛其媚。甚眷戀之。嘗填贈意難忘云。斜掩銀屏。正
上燈時節。涼月疎檣。更深人乍靜。衣薄酒初醒。調蜀瑟。弄秦箏。一曲遏雲行
。別有人丰神掩抑。骨象新清。疑他洛浦神靈。祇蛾眉淡掃。皓臉初呈。無言芳
自挹。不語意難勝。情脈脈。態盈盈。未見此娉婷。好安排黃金作屋。用佇雲轡

情雲。初名銀喜。盼雲妹也。自言爲宦家女。幼失怙恃。養於姨氏。姨也不良。鬻諸曲中。以故骨象終不同凡俗。修眉隆準。白皙多姿。好作內家裝束。間亦爲男子裝。尤饒逸韻。所謂淡妝濃抹總相宜。天仙化人。庶乎近之。

桐仙。福喜。皆張氏養女。福齒稚甚。余初見時。猶未及丫角。今則色藝冠其同儕。洵乎後來居上也。桐又名桂子。工酬應。今則華年旣去。不敢與言當日事矣。

艷雲。又名粟子。工戲劇。尤擅正生。搬演伍子胥過昭關諸折。雖梨園老伶工。有所不及。惜貌僅中姿。而身材又短小。如兒童耳。或曰心計多者體恒小。雲其然乎。

玉蘭。亦工戲劇。在津門常登台搬演。往往一座盡驚。初從某姓去。不容於大婦

。蘭不得已。重墮風塵。以津人多諗其身世。恥以馮婦見哂。乃與其妹名喜者偕來京師。一時座上客滿云。

小喜。工酬應。一時有佛見喜之目。佛見且喜。人更可知。信乎名副其實矣。擅鼓詞崑曲。多心計。曲中不少少年英俊。喜又其一也。

玉寶。翠寶。皆歌伎之老者。余於四五年即見之。藝不甚超。而並足動人。某公子戀翠之媚而欲致之。而梗於大婦。以故日相過從。資以食用所需。翠賴以存活。而玉亦得沾潤焉。悲夫。

鄉下大姐翠鳳之妹。曰翠喜。鳳母之養女也。喜席鳳之餘。稍稍與搢紳先生輩接。搢紳輩亦以鳳故憐之。喜丰姿不甚麗都。而語言明豁。亦鄉黨自好之人。而非出類拔萃之選也。才難之歎。曲中正復相同。

三鳳。工時曲。明眸善睐。芙蓉人面。彷彿似之。同院有銀子者。與昔之小紅相

伯仲。善滑稽。不如其意。輒屏弗與語。金某。內籍人。銀與之氣相投也。嘗出其奩中金助之。甚更爲之裁製衣履。世所謂熱客。金其有焉。然而金莽夫也。入爲銀子惜矣。

小金福。予昔見之。方丫角耳。嘗集句贈以詩曰。十三竿柱雁行斜。鳳吐流蘇帶晚霞。白紵不堪論古意。褪紅香汗濕輕紗。賞其稚而善歌也。今壯矣。

寶芸。寶鳳之妹。工戲劇。擅正生。嘗與玉蘭演二進宮。斷密澗諸齣。隔座聽之。不亞梨園名工。面多雀斑。余戲以花面呼之。

鳳春。肌膚微黑。修眉巧笑。終日黢黢然。一若不解所謂愁苦者。蓋其得渾穆之天爲多也。司農某公之子。爲之梳櫛。約費百金。欲置後房。尙未果也。

小玉。小福。同爲小紅之妹。席紅之餘。名亦大著。所謂附驥以顯者也。玉內家裝束。粗識之無。工時曲。亦鄉黨自好之士。福。中人之資耳。顧亦擅歌曲。

二鳳。津門人。方在津門。已著艷名。貌美而文。慕其色者。戶外屢常滿。年才十四。猶處子也。識字。能鼓詞。余嘗贈以聯云。河東雙鳳。江南二喬。蓋期其方古耳。

金榮。金桂。姊妹行也。初榮桂方在妙年。名噪曲中。貌亦都麗。五陵公子。裘馬少年。無不趨之若鶩。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差足爲榮桂詠之。今榮桂猶存。而門前冷落車馬稀矣。他年老大。吾終望其不爲商人婦否耳。若二人者。亦可憐哉。

紅枝。揚州人。初來京師。與金佩玉金桂仙同院。今改隸天寶。膚潔如玉。而鮮楚楚之致。以故不能引致人。顧蕩甚。同輩亦多輕之。而其貌故自佳也。烏可以一節沒之。

大蘭。隸天寶。初學歌。未能工也。貌與昔時寶玉酷肖。見生人輒避去。故知之

者鮮。余與二三友人過之。顧未嘗不出見。嘗語余曰。儂胆小。見人輒心悸。惟君慈善。故樂與相近也。余笑應之曰。初生犢子長畏人。卿其有焉。蘭亦不禁輒然。

香蛾。潔白而少姿態。且肥甚。與人言輒笑。余名之曰笑美人云。

招兒。喜鳳之女。貌肖其母。未見客也。初鳳從某郎去。某啗立志以金。欲並招兒取之。立志不允。故今尙從立志居。立志懼內。其後妻常虐招兒。冬日幾無以禦寒。他可知矣。立志誠颯然人面哉。

右二十二則

塔西隨記 下卷雜記

萍迹子漫存

曲中里巷。半在西大市街之西。自丁字街西。曰磚塔胡同。磚塔胡同之西。曰口袋底。曰城隍庵。曰錢串胡同。錢串胡同之南。曰大院胡同。大院胡同之西。曰三道柵欄。其南曰小院胡同。三道柵欄之南。曰玉帶胡同。曲家鱗比。約二十戶。初只三五家。多京畿人。今則半屬津門人也。昔有今仍存者。天喜。三喜。昔有今無者。三寶。天順。昔有而今易其名者。雙順之舊爲聚鳳。萬升之舊爲西連升也。大抵曲中之所唱有三。曰時調大鼓。曰檔調。曰二簧。人人習之。不必人工也。醉翁之意不在酒。置其然乎。

蓼生按。三喜。庚子後。徙百順胡同。與朱幼芬所居之雲酥堂爲鄰。（其西爲今俞振廷宅。昔之雲酥。則在三喜之東。今亦爲妓寮矣。）久未涉足花叢。今

猶在否。不得而知矣。癸卯甲辰之交。有月仙。金福。爲曲中一時翹楚。江右某君贈金福聯。一笑千金。一刻千金。來時萬福。去時萬福。與月仙室中懸聯。我道卿如天上月。自稱臣是酒中仙。但使樓台常近水。肯教劉阮便還家。皆爲人所傳誦。金福爲時楚卿郎中所賞。後卒從之去。月仙。李姓。一字雪香。嬌小有香君扇墜之目。侯疑始嘗書自媿風流侯雪苑。最憐嬌小李香君二語貽之。未幾月仙亦嫁人。疑始重過其地。即用此二語。續如何今夜秦淮月。只照高樓不照人十四字。成惆悵詞一首。嚴文惠先生盛稱之。庚子後。華若溪先生與二三友好首張花榜。兩妓皆列前五名。狀頭似屬紅寶。或銀蒲。不甚省憶矣。女郎梳櫛。謂之成人。已成人謂之渾官。未成人者謂之清官。女郎稱客曰爾。客之友曰某爺。客稱女郎曰姑娘。客稱假母曰掌班。女郎稱之曰娘。伴頭則統稱曰伙計。伴頭稱客曰老爺。稱女郎曰姑娘。狎客則統稱曰師父。狎客稱客亦曰老爺

○往時。倅頭狎客及女郎見客，無不爲禮者。今則女郎見客之友尙爾。其客則不爾也。若倅頭狎客遇熟人尙爾。初面者不爲也。至僕夫則尙無不然。世風遞降。此中亦然。可勝慨哉。

蓼生按。庚子後。此中對客。舊禮盡廢。稱客曰某老爺。某大人。稍稔。則以序次稱。曰某幾爺。○(如王大爺李二爺之類)去姓而單稱幾爺則最親焉。女郎於尤暱者。或徑以老大老二等呼之。有於姓氏上加阿或小稱之者。○(如阿王小李之類)是更狎習者矣。

茶話謂之茶客。張筵則曰飯局。留宿謂之內局。出門謂之買賣。過別家謂之過班。○(蓼生按。庚子後。亦謂之應條子。出條子。出局。○)養女則曰櫃上人。合夥者謂之搭住。香車寶馬。品竹調箏。聲相接也。韶年公子。稚齒郎君。入其中者。無不魂消魄蕩。顛倒陰陽矣。窟可銷金。信乎其不誣也。

時則有客訪艷。外僕隨之以入。至院中。高聲以喚其內僕。內僕則掀簾肅客獻茗。催姑娘出見。此就其不甚熟習者言之。若夫日日狎熟之人。則直曰某爺來。內僕亦即喚某姑娘矣。或其所狎之姑娘出門。則遣人往促以歸。促歸之名曰告假。而告假之名又有二。曰死假。曰活假。活假歸片刻仍須前往。死假則歸而不往矣。此等情景。大抵以過訪之客爲定。未能一律。且竟有客來而不歸者。則更視乎其入矣。

近日曲中殺饌。無過天寶。烹羊炮羔。咄嗟立辦。他如樂安。雙順等。則或致之食肆中。道遠而味變。不能食也。亦有自携行厨以往者。其優劣則無定矣。至若屋宇之整潔。天順當首屈一指。曲廊幽房。儼然大家。次則聯福。寶芸。芸香。猶有曲折。餘多不足道。如樂安。蘇雲等。湫隘特甚。直古人所謂三瓦六舍焉。不可一刻居也。

大抵女郎當筵。以善拳者爲上。能飲者次之。浮浪子弟。每三五輩聚而酌酒。厭厭夜飲。真有不醉無歸之風。往往以此召釁。則又視乎其人。文雅之士。不數觀也。間亦有之。難乎其相容矣。

曲中人物。時有廢興。往者喜風色藝俱佳。紅寶亦一時之選。今則論色當推翠菱。論藝則惟銀子也。

他若翠紅翠玉之檔韻。栗子之二黃。小喜之鼓詞。均足多焉。大翠菱之娟秀。素雲之輕盈。二鳳之艷麗。亦皆可喜。特未必全才耳。喜鳳遠矣。紅寶亦遠矣。

女郎梳頭。多效滬上妝。所謂上海頭也。然多不能自爲之。有二人焉。揚州產。一曰阿格妹。一曰阿四。日往來於諸曲中。爲女郎輩梳頭。然此等事。惟天津班有之。京班不爾也。

至若衣衫廣狹。津人多禿襟衣。京班亦漸仿之。然終不相及。所謂東施效顰愈形

其醜也。(蓼生按。今此中梳妝服飾。盡視海上爲轉移。不第京津無別。南北亦且莫分矣。)

擋韻詞之雅馴者。無過漁家樂。時曲之雅馴者。無過南五更。餘則靡靡之音。鄭衛之樂也。

至若時曲之小放牛。直非人世語矣。富商大賈。腰橐千金。過此中者。非是不樂。亦非是不足以致其金也。若輩胸中。本無墨瀋。獨怪公侯戚畹。詩書子孫。亦逐逐於淫靡。而甘與彼銅臭者伍。則真自暴自棄耳。唐突名花。溷汚國色。當永墮泥犁矣。

時或槍父當筵。一語不合。使酒罵座。令人氣悶。甚或招致多人。要之於路。劫之以行。大抵擇女郎之佳者爲之。過日則多方挾。勒金以贖。迨其歸也。又或衣衫首飾之無存。彼爲假母者帖耳受之。亦可憐矣。嘗見劫人者。其車如御風。

其人如大盜。殊可畏也。(藝生案。庚子後。猶有此風。警察既備。始漸絕也。)
琵琶狎客以范三爲最。胡琴則王某。他如劉常盛老。亦可備不時之需。彈弄時。
例隔簾爲之。(藝生按。此例久廢。今率坐姑娘身後彈奏也。又今操胡琴者。輒
以一人自隨。爲操月琴相和。或更益以三絃。類爲從學之徒。是亦近數年來始盛
行也。)客坐定。女郎請曲。客或點。或聽女郎便。則高聲喚曰。請師父。師父
者。狎客也。(藝生案。此殆指茶園唱曲耳。庚子後猶爾。至近年乃惟當筵徵召
。能歌者始歌一曲。且必賚狎客一金或二金。挈徒至。賚亦如之。至茶園。久不
聞絲肉之聲矣。有北妓田桂寶董金紅者。三十年前名重天津。嫁人復出。齒逾五
十。丰韻無存。而皆善歌。田摹叫天。董學跛劉。具體而微。日惟藉分狎客所得
賚資以自活。客作茶園。猶或爲客引吭。蓋已絕無僅有矣。)師父有專主一家者
。亦有與他家共之者。中有劉八。初爲貴公子。日曜聲色。繼爲狎客。藝不高。

而運亦蹇。昔猶足餬口。今益落魄矣。傷哉。(蓼生案。狎客。今多稱之曰烏師。)
花郭花王。貨花之最著者。茉莉珠蘭。四季弗絕。夏則梔子夜來香。秋則丹桂。
尤艷絕也。旭日初上。提籃竟入。委之內僕而去。其值則月取給焉。女郎簪之頭
上襟袖間。更潤之以花露。芳香襲人。真令人魂銷矣。

外間招致女郎之所。天寧寺。陶然亭。高廟。二閘。南河泡。皆可盡一日之歡。
他如慶和德興德壽聚壽富慶和豐德茂諸堂。亦堪聚飲。若夫曲中招飲之例。則女
郎均坐於所狎者之次。儻所謂閨飲耳。至飲酒之法。拇戰外。無他能。殊覺叫囂
喧擾。余嘗以酒籌易之。多以爲悶損人。是真溺而不返矣。

女郎時或有疾。非十八楊。即佛樂臣醫之。樂臣少可。楊實不堪。彼二人者非真
有良相之能。不過藉是與女郎習近耳。曲中亦利其招之即至也。其爲人直市井之
流。何足道哉。

●跋一

曷爲以塔西名是記也。曰。曲中舊門戶。以磚塔胡同爲最先。塔西之爲言。猶之板橋也。或曰。子之爲是書也。其辭不逮澹心。其名又落人科臼。不亦陋耶。曰。正取其落人科臼也。夫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作之爲言。大聖人且不居。況下愚乎。吾書亦述澹心之志而已。澹心自謂其必爲李處士所詬。秀鐵面所訶。又曰。知我罪我。烏足以知之。後之人其鑒於斯言。而以讀澹心之書者讀吾書也可。萍迹子跋。

●跋二

嗚呼。盛衰之故。其殆有先幾乎。余之爲是書也。時方太平無事。無何而驅逐之令下。歌場爲之一變。又無何而團民興。其不鞠爲茂草者幾希。甚至兵敗畿甸。寇入都城。咫尺之地。阻而不通。風塵回首。黯然神傷。揆之澹心之作。後先若出一轍。豈非先幾乎。嗟乎。余生三十年來。或越。或燕。或汴洛。自謂甚奔波矣。孰意更益之以喪亂乎。而猶自幸者。則是書之不與劫灰同燼也。用附記之。庚子閏中秋之後三日。萍迹子再跋。

麝塵集

題詞

丹徒包榮翰樹人

惟佳人之難得兮。態容與而美媿。嫁汝南以自好兮。守碧玉於中閨。揚清芬之藻
麗兮。印鴻爪於雪泥。嗟實命之不猶兮。抱衾獨以甘之。擅韻房之寵愛兮。躋絳
桃與柳枝。羞不容於女君兮。遭奇妬而慘悽。抽珠毫以寫怨兮。得風騷之遺意。
結蕙心之婉戀兮。情自甘夫遯棄。綺帳掩而無色兮。粉妝殘而偷淚。夜漫漫其未
央兮。燈燐燐而餓吐。小膽不直耽寂兮。搖夢魂而驚怖。寓哀詞而抒怨兮。泣啼
援於江樹。抱芳心以修潔兮。托微波以通素。年華冉冉其將逝兮。春與秋其易暮
。歷紅塵之小劫兮。懺綺情於烟霧。歸珠宮之仙籍兮。步丹山之佳處。留詩稿於
灰燼兮。疑鬼神之呵護。幸憐才之有人兮。莫謂知音之不遇。我讀其詩而飲泣兮。

。歎斯人其信芳。生不得夫嘉耦兮。雖重死其何傷。明珠倏遭麗障兮。蘭蕙殘而不芳。悲燒琴與煮鶴兮。感玉樹之摧霜。塞薄命其殘毀兮。夢延延而在床。表微誠其誰訴兮。空仰首於穹蒼。苟君子之見憐兮。意沈結而激揚。願陳詞以求容兮。心狐疑而猶豫。尊與卑其各判兮。紛總總其難恃。禍機伏於不測兮。終偃蹇於床第。怨星宮之磨蝎兮。倏被讒而遭怒。摧芙蓉於江澗兮。卸鉛華而不御。閉空房以韞晦兮。聽更籌於長夜。飭禮儀以蹇修兮。動不越乎矩矱。文禽悅其姣好兮。覩翠屏而眩目。寫蝴蝶以感春兮。化彩雲之塵躡。被無端之譴呵兮。肯乞憐於婢僕。何天地之無情兮。誰與憐香而惜玉。嗟佳人之不遇兮。血三年其化碧。貽詩卷於塵寰兮。艷文人之彩筆。傷四紀之流光兮。逐香銷而玉泣。已焉哉。風雨摧花兮愁殺人。音塵遼絕兮秋復春。羅裙零落兮香夢無痕。吾願化金鈴十萬兮護花之魂。

題詞

鷗盟逸史馬袞

小星搖搖光欲滴。鴟梟夜嘯鷓鴣泣。遺編重見返魂香。海棠魂碎東風急。芳齡十五嫁王昌。喜抱衾裯詠七襄。品竹彈絲都第一。豐容盛鬢更無雙。銀青恩重金泥詔。隨侍黃堂年最少。孔雀屏開枉艷稱。孤鸞鏡舞同悲悼。瀚漫風波妒婦津。浮圖夙孽說前因。味茹蓮酌知心苦。頰漲桃花認指痕。恩寵當筵空賚子。玲瓏絡索金釵股。年華漸長尙甞絃。悔教碧玉工歌舞。牟尼入抱此心違。別院幽居萬念灰。雨泣棠梨春寂寂。晝焚蛺蝶紙飛飛。難詠江沱回悍婦。翻驚鳩藥貽羊祜。長恨絲絲無絕期。芳名脈脈沈千古。一卷琳琅血淚斑。埋香也合傍孤山。拈毫我續傷心史。應與馮家一例看。

題詞

允卿李乃斌

倉庚療妒更無方。錦織回文枉斷腸。祇合影梅庵裏貯。云何來嫁汝南王。

自將詩句學香山。敢說腰支勝小蠻。碧血三年磨不滅。更隨紅葉落人間。

題詞

含光陳延韓

可憐斷腸詩。一字百委曲。未埋黃土中。已似秋墳哭。

小星與明月。稟命不相同。絳灌都王侯。賈誼哭秋風。

酸機軋寒絲。文章豈盈把。不貴詩能工。貴感工詩者。

入宮苟不嫉。薄命今誰憐。人事張弓爾。冤親何足言。

題詞

庸軒莊鴻宣

才豐命薄誤紅顏。一卷珠璣萬淚斑。自恨自憐還自愛。姓名何必落人間。

主翁縱不負卿卿。獅吼河東亦可驚。解得國風溫厚旨。露才翻惜賀雙清。

題詞

咸伯查鳳池

天爲才媛惜。偏將血淚留。不教逢劫火。都是寫離憂。嗚咽長淮水。淒涼小玉樓。

○幽蘭泣風雨。空負抱衾裯。

題詞

際鴻孫經述

狂風淒雨度年華。寂寞空房月已斜。但把淚珠和墨寫。詩成也似斷腸花。
綺才更復具嬌姿。漫怨蛾眉命數奇。不是天教生妒婦。此生詔得幾人知。

題詞

頌堯周晉熙

予讀怨妾詩。知名稱其實。作者出深閨。幽怨乃無匹。終歲抱衾裯。立志猶貞一。
○遭逢旣不偶。處室自驚慌。悲惻安所言。感喟寄篇帙。遂令百代人。同聲惜芳質。若論發蘭功。姚子無與軼。

題詞 步外子元韻

曉卿

此詩胡自作。聞名求其實。一字一酸辛。古今無其匹。所貴在幽貞。矢志抱從一。
○薄命有永歎。聞之心爲怵。邂逅縱未逢。感懷自片帙。令我常愧慚。安能比蕙

質。題句盡琳琅。蕪詞寧足軼。

題詞

崑仙黃月容女史

還是憐才是忌才。天公心地總難猜。可憐一段傷心史。纔爲卿哀又自哀。
揄揚却喜有諸公。自愧簪花格未工。誰識黃岐山下路。有人嗚咽向東風。

題詞

東越酒狂陳穎

曼殊姿態小青才。等是紅顏一例哀。雖似胡家妾薄命。並將姓氏委塵埃。
蛾眉底事擅詩才。物忌都從識字來。解作江南腸斷句。故應不讓賀方回。
無端小謫落塵寰。玉折蘭摧若等閑。畢竟天心憐薄命。還留片羽在人間。
埋香何處草凄凄。賸有殘篇在竹西。讀未終篇腸欲斷。哀猿休向耳邊啼。

題詞 轉應曲

胡叔磊

薄命薄命。誰寫哀音入詠。不教墜簡殉香。留與詞人斷腸。腸斷腸斷。午夜啼鶻

悽惋。

題詞 減字木蘭花

曉泉

紅塵小劫。命帶虛鼻應挫折。煮鶴燒琴。誰是憐香一片心。空閨夜靜。風透羅帷搖燭影。織恨絨愁。幾度詩成涕泗流。

月魂滴艷。珠淚穿愁成一串。誰護遺編。不化人間劫火烟。花飛絮舞。過後方知春意苦。紅豆題香。一度翻吟一斷腸。

題詞

湘潭唐棗漪

愁烟密霧璇閨裏。絡緯啼寒聲不起。誰遺數紙斷腸辭。未教恨迹埋蒿里。盈盈十五嫁王昌。嬌歌鼻鼻陳霓裳。璧月瓊枝作姿格。桃花香雪爲肌腸。巾櫛承歡空自喜。山花敢望成連理。妙舞清歌博主憐。銀河指誓長相倚。酸風妒雨苦摧殘。斜倚熏籠淚不乾。梁上燕巢棲未穩。室中獅吼膽先寒。紅顏命薄如花也。淒淒誰是

憐儂者。樺燭三條照淚痕。芳心寸綉將愁寫。哀若猿聲三兩發。恨擬胡笳十八拍。
。柔情宛轉滯花魂。麗句清新羞月魄。爲憐案牘勞主躬。避夕雅有賢妃風。蛾眉
謠諑那敢怨。玉肌瘦損難爲容。幽居別院心如醉。海棠那得辭憔悴。月黑雲昏哭
杜鵑。淚珠迸向羅衾碎。漫說宜男有靈藥。可憐積病成消渴。文園誰惜女相如。
樂府重歌妾命薄。賸得蕭娘數首詩。西冷同譜斷腸詞。斷腸人去今何在。欲訪秋
墳一哭之。

題詞

臨海逸樓金仁恕

瓜步山高淮水長。蘭燈遙夜下空房。秋階露重衾裯薄。桐葉煙深鎖鳳凰。
祇怨紅顏不怨人。且存溫厚劫中身。桓家郡主雖云妒。一擲金刀尙槍神。
悞雨苛風日夕中。枕邊甯未識幽衷。分明賤妾無他罪。生死關頭問主翁。
纏綿淒語不勝情。一讀如聞慘泣聲。劫火終難銷怨氣。人間無處覓芳名。

題詞

古越女史汪霽青

冰廬主君持示麝塵集誦讀之餘心淚俱酸爰題一絕以誌哀感

讀罷吟箋婉轉思。楚騷哀怨有微詞。老奴立嫡何昏聩。誤煞人間好女兒。

題詞

楊文俊蔚卿

塵劫何因問宿緣。茫茫碧海恨難填。春風不作鴛鴦夢。一片精誠化杜鵑。
安得天風叩九閭。紅顏命薄向誰論。可憐一卷叢殘稿。知是啼痕是墨痕。
懶畫蛾眉鬥尹邢。倉庚療妒竟無靈。世間多少癡兒女。不獨馮家有小青。
零珠碎玉等焦桐。幾付殘灰劫火中。畢竟情根天不滅。有人珍重碧紗籠。

題詞

邊徽文太初

背人和淚寫新詩。燈影迷離避夕時。最是主公昏聩甚。從無一語慰愁思。
頽來家法倍森嚴。遇事勤恭要兩兼。管媪太奸鬟太黠。無時無地不猜嫌。

獅吼河東話有無。廿三塵夢憶模糊。篝燈細寫傷心事。一句詩成一淚珠。
大婦原來妾媵流。生成奇妬與奸謀。不堪凌虐終須死。來世還他享自由。
薄命紅顏劇可哀。簾條藥毒費疑猜。倘從嚴格論刑典。大婦還應付制裁。
了無生趣惜花殘。冤怨由來積似山。一死拚留清白質。不將名氏玷人間。

題詞

劉劍青

空將錦瑟怨華年。身世迷離劇可憐。鸚鵡前頭情已怯。杜鵑枝上血猶鮮。丹心自
比青溪妹。紫玉羞詞白扇篇。織就迴文無限恨。一珠一字總潸然。

歌舞芳年暗自嗟。誰知道韞擅才華。青荷未許容中婦。碧玉疑非出小家。過去悲
歡都是夢。招來讒嫉爲如花。只應死後無相妬。一卷哀吟豔楚些。

妒婦津頭風雨昏。摧殘桃葉復桃根。才人自是多情種。慧業長留絕代魂（指崑仙
詩）。綺貌芳年餘幻夢。殘膏剩馥寫煩冤。紅顏薄命真成例。天道如何未忍論。

遺編漱玉出蘭閨。名士風流擅品題。三字箋名擬芳麝。一篇集傳愛靈犀。情深杜牧詞驚艷。才弱江郎首欲低。讀罷悽迷重掩卷。空庭花落夜烏啼。

題詞

侯凝始

拘連擣麝事酸辛。動魄驚心句絕倫。總是憐才有深意。天教成就女靈均。

題詞

古中陽潛園居士張建亭

絕世才華絕世姿。蛾眉謠詠退房時。滿腔憂恨憑誰訴。萬種淒涼只自知。每讀遺篇腸欲斷。回思往事淚如絲。天公自有憐才意。留得人間一卷詩。

題詞

西湖徐澄秋女士

萬青二姊隨侍京師。昨將手錄麝塵集。暨題詞寄示。孽緣宿世恨海誰填。率賦小詩。

聊寫愁感

夢繞皇都節序更。羨君執節侍長征。祇今誰灑同情淚。自古從無療妬羹。閒誦麝

塵翻釋恨。常修經卷盼來生。慈光滿室賢書翟。笑把遺編仔細評。

題詞

泉唐薛雪女士

冰廬夫子雖多姬媵。然皆靜穆知書。我見猶憐。頃於徐姬案頭得誦麴塵殘稿。爲之慨然。率筆題之以告同懷。

滿目珠璣萬斛愁。淒涼最是古揚州。溫嫺堪作名門妾。悍妬原爲大婦羞。何事檀郎甘靜默。忍將人子任虔劉。瓊閨姊妹須相勗。憫世高居燭晦幽。

題詞 鷓鴣天

丹徒曹肩吾惕甫

漱玉清才碧玉年。前身合是掌書仙。堪嗟命薄渾如紙。似此遭逢絕可憐。人已寂。恨長綿。空留幽怨寄詩篇。倉庚真個能醫妒。願寫吳綾十萬箋。

題詞

吳興沈常存小秋

十五韶華誦劫塵。欲從迦葉問前因。化身恨不爲精衛。啣石親填妒婦津。

題詞

江都藍杏濃劍影

春蠶到死尙抽絲。淒絕回文織錦詩。血染杜鵑和淚寫。語防鸚鵡怕人知。斜陽青冢思親夢。芳草西泠絕命詞。不及糟糠貧賤樂。烏飛比翼樹連枝。

題詞

江都張麒宜齋

粉漬脂痕墨未乾。紅芳萎地返魂難。朱方詞客憐才甚。取作金台駿骨看。

題詞 滿江紅

靈犀

讀罷遺詩。歎命薄紅顏如此。真不信閨中妒婦。猛於獅瀾。碎玉摧花都不管。焚琴煮鶴胡爲耳。笑人間毒物蠹和蠶。差堪比。天不弔。命如紙。愁欲訴。心如
水。正回腸盪氣。含羞忍恥。賦就小星磨蝎到。詞成幼婦簪花似。把三春花信去
編年。茶蘼止。

斷簡殘編。幸妙句未遭蟲蠹。想爾日纖纖弱質。行吟最苦。蘭麝無端經艾炙。海

棠何事遭風妒。一篇篇都是峽猿聲。啼紅雨。殢閨令。號如虎。作威福。狐爲
盤。豈前生罪孽。遭逢如許。呂姥心肝何慘酷。琴娘血淚當呵護。問憐香惜玉是
何人。姚君素。

題詞

唐姚珍訓

檢點半殘詩。卷中覩素女。膈臆向誰言。掩面淚如雨。
寧化斷腸花。毋歌姜薄命。空谷自幽馨。枉負明珠聘。
詩稿旣無名。詩人亦無氏。我擬名倉庚。中有止妒意。
曩讀小青傳。今讀怨女吟。此詩不可讀。讀之哀人深。

題詞

漢陽小農梁銳

隕麩和淚寫烏絲。玉隕香銷恨在茲。才女孽緣偏遇妒。書生好事總因癡。惜花枉
作多情種。悼鳳難成愜意辭。爲問當年賢太守。可曾解得斷腸詩。

題詞

西湖散人王冰廬

詩名原不使人知。秦火餘灰詎所期。絲盡春蠶方擱筆。麝塵句斷斷腸時。
二十三年塵劫身。遺編長在墨痕新。世間多少無名妾。大海沉冤最愴神。

題詞

洪鴻漸達之室靜菴女士

未化紅心草。還留碧血痕。一編剛誦罷。醉酒奠詩魂。

珍重生花筆。爲君記麝塵。不須憐薄命。今已作傳人。

題詞

王尹瑞女士

淚痕點點寫新詩。幽恨羈愁只自知。欲織相思無寄處。孤眠避夕歛雙眉。
腮邊紅粉淚千行。往事尋思欲斷腸。絕代佳人誰得似。姓名應共小青香。

題詞

于鴛壽

不解恩憐怨老奴。填詞合續斷腸朱。天心慣剗幽蘭種。此亦忠臣屈左徒。

不及明誠與易安。始知福慧並修難。何如開脫成思想。只作鶻紅一輩看。(劉芙初假託鶻紅女子之名。題詩旅壁。一時嘉道詩人。繼和者極多。故余讀此集。每作癡想。深不願世間。真有此可憐之女子也。)

題詞

清揚王士彬

搗麝成塵萬古愁。盈盈淚眼夢中流。零膏斷粉千行墨。似聽哀猿叫不休。

題詞

豸角武思光

尤物才人妾婢行。夜叉翻嫁紫微郎。可堪一讀麟塵集。妾婢猶無好下場。
深鎖長門敢怨人。自傷薄命淚沾巾。百般承色千般忍。畢竟難填妬婦津。
聞祈桃花五體涼。倉庚療妬事荒唐。而今妬婦知多少。安得重泉起李陽。
妾貴人遭嫡室嗔。妻貧士每敬如賓。寄聲亂玉驚鴻女。莫再甘心嫁貴人。
亘古恆河沙數妾。埋冤瘞恨有誰知。舊桃獨擅生花筆。天賦清才寫怨思。

嘔盡心肝數十篇。燒薪覆瓿亦徒然。姚君的是卿知己。願汝來生侍起眠。

分詠本事十二則

心素

官家教令多。閫亦揚新令。妾是承恩者。敢云法律峻。(新教令)

願言詠江沱。願言詠江汜。幽閨矢願詩。胡不諒人只。(矢願)

賜儂金絡索。宛似同心結。零涕讀教令。恍如在縲繼。(金絡索)

明月光皎皎。小星自斂跡。鴉雀漫填橋。津頭風浪急。(避夕)

胡蝶穿春花。引郎學佻倖。妒煞畫雙飛。奪付祖龍刦。(焚蝶譜)

盈盈牡丹朶。插在妙鬟邊。春來自開落。烘焙幾時妍。(插唐花)

朝賜銀狐襖。暮獻銀狐襖。東君著意溫。封姨著意攪。(銀狐襖)

人爲盼盼愁。儂爲盼盼喜。尙書何多情。士爲知己死。(燕子樓)

孔雀亦有情。展翼似憐惜。獅子一聲吼。威嚴如霹靂。(看孔雀)

相如久不作。買賦惜黃金。敢怨幽居苦。長門深復深。(幽居)

丸藥可宜男。飲鳩心所甘。何須絲續命。繭縛似春蠶。(進紅丸)

十九始紀年。廿二詩告闕。却少一番風。花信無端歇。(紀年)

麴塵集傳

靈犀

作者既佚其名。更何得而傳之。竊亦不慚譏陋。強爲立傳者。亦采之於詩。仿長恨歌傳爲詩立一小傳耳。詩註安定冢法。又言安定兩少夫人。所事殆胡姓也。胡不審其仕進。伺主君早朝。朝回叩喜。又奉檄往勘奎河。旣而攝冢淮安府。旋署海道揚道（即今徐海道尹淮揚道尹）。赫然一顯宦也。女子而爲妾媵。不幸甚矣。世祿之家。雖爲姬妾行。錦衣而玉食。亦不幸之幸。其新孔嘉。奈室中有獅吼何。沈夫人者。於胡勘奎河時。從子萬禧。以公命命沈夫人即眞羣翟。似亦由簪室即夫人位。同巢燕子。飛上枝頭。甫變爲鳳。即爲呂雉。况管媪構隙。春婢工讒。彼美已作檻花斂鳳。加之以詬詈。繼之以鞭笞。縛之以教令。膈臆誰訴。血淚縱橫。夙世何冤。竟使花殘而玉碎。不亦悲乎。彼美之遇如此。詩九十五首。予

已知其才矣。孔雀開屏。予已知其麗矣。畫秋花瘦蝶。予已知其藝矣。引吭而歌。抱琴而操。以良家之女。爲樂籍之行。服其技無所不能。然不得不爲麗質惜。身世悲也。姬妾所難能者。曰和曰順。不矜主君之寵。不怨夫人之虐。處子婦以謙慈。爲諸姬之表率。矢志幽貞。以回悍婦。三從難恃。四德兼全。求之閨闈。尙不可得。悍婦何心。忍以忌嫉而致之死地。一粒紅丸。三曹又何以對案耶。世人咸爲小青悲。不知小青外。尙有此佚名怨妾也。其生死凡二十三年。詩中皆其心血。烏得不爲之付刊。以發闡幽靈乎。添郎不知何許人。想係小字。其從子萬禱。仲君少梅。皆班班可考。爲時未遠。搢紳錄中。似不難究其胄閥也。

又按元宵日蒙主君明諭永免彈唱。是年二十一歲。詩云本是良家女云云。又私泣恩養母陳夫人。及歸家泣奠陳夫人。此女之身世迷離。惜不能知其本事耳。

麝塵集

曩歲余在揚州。偶過惜字庫。見鹽法志一冊。將付祖龍之炬。急止之。從而索歸。檢得遺詩九頁。詩稿無名。詩人無氏。而憂愁悽婉。不忍卒讀。譜爲怨妾之遺稿也。此卷不投之。劫火。天其有憐才之心乎。亟付剞劂。使閱者知馮小青而外。別有一段傷心史。然則詩卷可長留天地間矣。因謚之曰麝塵集云。姚靈犀識。

即事

偶向篷窗戲。金釵墮水中。教人心惴惴。摸取費青銅。

家主君起居不適沈夫人責予侍疾不謹微辨遭批頰

小膽終朝侍。吹求可奈何。無端遭折辱。平地起風波。

通州即事

沈夫人頻頻詬詈聲聞於外。主君怒甚。將並責罰。既而免之。偶爾踰規矩。回思心膽懸。幸蒙主人恕。憐愛免施鞭。

登車

轅駕高難跨。須扶持媪肩。南人殊未慣。左右護裙邊。車外低垂幙。車中輭襯氈。整衣盤膝坐。如上打頭船。修耳青騾立。將行便着鞭。雙輪聽軋軋。柔骨不勝顛。撲面黃塵起。風沙滿翠鈿。鞦韆鐸聲響。勞頓那成眠。

進京

氣象皇城壯。人烟百萬家。南方閩閩女。放眼看京華。

軟繡天街過。揚鞭得得行。五方聲雜錯。到耳不分明。

侍主君早朝

圍坐薰龍腦。宮袍照眼明。茶湯親檢點。待漏聽雞鳴。
珠斗橫斜際。銀鉤月掛時。主君盥櫛罷。雙手奉朝衣。

主君朝回叩喜

天語親承寵。朝回喜氣揚。似聞懷袖裏。猶帶御爐香。
定有升遷慶。三台祿位長。舉頭望丰采。滿面是恩光。

觀戲

寶馬香車逐隊來。如聞仙樂上瑤台。教坊百戲翻新演。從此吳娃眼界開。

觀象

昔向圖中看。今從壁上觀。太平真有象。風景說長安。

隨侍出都

又駕長安道。氈幃四面遮。一身嚴結束。穩坐太平車。
車走雷聲動。雙輪疾似飛。北來南去路。對面起塵埃。
逐日跣趺坐。筋酸屈藕彎。每逢車轍陷。左右護雲鬟。
茅店雞聲後。霜天月墮初。幾回催促甚。蟬鬢不曾梳。

見壁上題句感賦

粉壁留題意慘然。分明幽怨訴髫年。誰家薄命紅顏句。讀罷憐卿又自憐。

袁浦登舟

舉家同上木蘭船。笑語團欒話錦旋。車馬辛勤十八日。香衾今夜獲

安眠。

清淮歸路記彎環。小泊平橋近市闌。似聽岸邊人指說。達官身畔立雛鬟。

添郎新婚詩以賀之

徐淑閨中秀。潘郎世胄賢。璧人天作合。錦帳聚神仙。巧訂鴛鴦牒。三生石上緣。宜男占此日。及第兆他年。

春夜 是年十九歲

碧紗窗外月輪高。漏盡香殘興轉豪。爲感主人敦促意。含羞斜抱小檀槽。

曼聲拖入四絃中。宛轉悠揚曲未工。只恐隔牆人竊聽。教儂無計掩羞紅。

隨侍赴浦別恩養母陳夫人

欲別難爲別。將離淚眼紅。年來無限意。盡在不言中。

主君賜銀四錠沈夫人調知詬詈終日捧獻免責

底事蒙私予。精銀惹禍端。不堪終日詬。歎獻保平安。

新夫人即真恭賀

九月初三日主君奉檄往勘奎河初六日起程初九日從子萬禧以

公命命沈夫人即真翬翟

從子傳公命。夫人喜氣揚。捧來新翟莢。照眼燦輝光。
珠翠盈頭飾。殷勤侍早妝。朝珠雙手奉。左右與端詳。
氣象年來厲。今朝倍覺莊。笄珈端坐處。三拜禮應當。
願學鴉隨鳳。常從繡榻旁。但求免呵責。即便是慈祥。

新夫人教令

次晨管媼口傳十條皆安定家法所無者自分卑賤敢不懷遵
闔令威如虎。豪奴狼似狼。十條新誥誠。聽罷我悽惶。

附錄十條於左

- 一、汝乃賤妾以後在我處只准侍立不許陪坐。
- 一、我用婢媼與汝平等見汝不得立起隨便同坐。
- 一、搬箱倒櫃汝要用力向前不許粧嬌偷懶。
- 一、以後我出門汝須送至轎旁俟轎行始回。
- 一、我出門回汝須先在大廳伺接入內伺候脫衣親奉巾茶。
- 一、箱內衣物如有舛錯褶皺惟汝是問。
- 一、我用婢媼如有過失惟汝是問。

一、內外人等只准稱汝姑娘不准稱汝姨奶奶。

一、汝衣服首飾用過即送我處我的錢不許擅用分文主君有私下賜予即時捧出不許存留分毫。

一、不許私請主君入室如違准備汝性命。

矢願

安定兩少夫人皆長厚諸姬放肆全無禮法予年最幼得侍主君忝爲尊輩誓不敢稍有越禮格外小心免致主君著惱新夫人雖嚴厲豈遂不能感動且使諸姬有所觀法知爲妾之道當如是也

女子當柔順。況爲妾媵行。循循規矩內。半點敢矜張。
獨抱芝蘭性。肯隨桃李芳。空山甘寂寞。貞靜發幽香。
卑小原吾分。違能較短長。惟知謙則吉。一步一循牆。

縱使冰霜面。豈真鐵石腸。一朝倚意轉。滿室變春光。

私泣恩養母陳夫人

九載恩勤意。於今付水流。書來不敢泣。拭淚向床頭。

二十初度蒙主君命治筵並賜金釵金索感賦

玲瓏釵索當添籌。拜謝翻驚賞賚稠。綰上紅羅簪上髻。常將恩寵掛心頭。

村娃二十尙嬌憨。侍立尊前短髮髫。屈指前年花十八。描眉明月月初三。

即景

三月佳時節。春光爛漫晴。誰知鶯燕樂。高樹閃鷹睛。

夫人臥病旬餘病起詬嘗

煎藥烹茶逐日忙。翻將狐媚罵輕狂。深宵只得埋頭泣。冤苦誰能問短長。

暑月陪主君納涼

小扇輕羅罷撲螢。冰盤雪藕設中庭。笑言今夕知何夕。天畔銀河見小星。

秋夜侍坐

珠簾明月映房櫳。強按羞顏聽漏終。銀漢欲斜人悄靜。低聲一闋滿江紅。

批頰

早聽鴉鳴有禍端。飛來巨掌膽先寒。芙蓉半面紅霞綻。怕向菱花鏡裏看。

主君赴淮夫人逼唱

自是前生孽。誰教歌舞成。可憐遭逼迫。不許帶啼聲。

返金陵兩少夫人相見喜甚

又作年餘別。相逢笑語親。豐腴誇我貌。長短較儂身。
還是憨頑性。逢場喜便生。明朝葉子戲。相約話閒情。

歸家泣奠恩養母

哭罷急收淚。芳心隱痛深。限來時刻促。何敢少留停。

小春侍坐夜話

自覺鶯聲老。何能宛轉歌。幾回羞漲面。紅似醉顏酡。
指法生疎甚。冰絃誤拂多。倘憐兒漸長。赦免竟如何。

元宵日蒙主君明諭永免彈唱 是年二十一歲

恩許罷歌舞。憐兒意最深。近前頻下拜。感極涕先零。
本是良家女。原非樂籍姝。一朝蒙解脫。欣喜意何如。
拋却桃花扇。收將燕子箋。主人恩意重。親手與封絃。
婉孌承巾櫛。端莊振珮環。從今隨左右。不復帶羞顏。

主君攝篆淮安進署避宴

新縮麟符氣象雄。輝煌燈燭畫堂中。銀屏賤妾雖無識。却慕賢妃避
輦風。

避夕

淮安太守駐通津。迎送辛勤過客頻。晝理民情宵按牘。莫將閑事惱
夫人。

早起

報完曉鼓綺窗明。想到參衙客漸盈。悄立床頭頻喚起。怕因私昵累公名。

再避夕

鷺序更番接。魚符尺數高。日來多案牘。敢使政躬勞。況是黃堂署。何堪詬誶聞。若非循禮法。能不惹人云。

主君命詠鱗魚

佳饌登盤四月初。雪膚到口倍鮮腴。笑他細骨銀鱗品。不及江湖潑刺魚。

界尺

界尺掄來拍案驚。無端被責不分明。自慚五載司香女。又作書堂小學生。

晚涼看蜻蜓

浴罷蘭湯未覺勞。晚涼畫檻步周遭。吳儂也似蜻蜓弱。颺向花枝立不牢。

胡蝶

晨妝纔罷暫徘徊。粉翅金鬚掠鏡台。笑我不如蝴蝶樂。花間飛去復飛來。

畫秋花瘦蝶

不是春時節。銖衣瘦可憐。伶俜無氣力。冷抱蓼花尖。

夫人焚蝶譜

青烟一炬付塵埃。敢說夫人煮鶴來。却惜花間諸姊妹。彩雲春夢一時灰。

主君命詠蓮

蓮子心原苦。蓮花面自嬌。愛蓮徒有說。一讀一魂消。

主君命詠並蒂素心蘭

並蒂已稱瑞。況能抱素心。倘教人若此。誰作白頭吟。

秋夜

晚妝纔卸素羅裳。消受幽蘭一縷香。切囑主人休晏起。起遲妾罪又難當。

被責籐柄

將人作戲太忘形。遑問柔肌紫與青。今日又嘗籐柄味。羅裳初換試新刑。

冬月二十八日主君交卸府篆本日接署海道劄叩喜

詔書新下紫泥封。鵲印蟬聯瑞彩濃。從此福星臨照處。升遷一路喜重重。

新詔即事

海道行轅有烘開牡丹苞四盆主君愛甚默誌朶數予偶摘一朵挿髻主君歸訝花少方詰問俄見盈盈在予頭上相與一笑而罷

簪來人面映花光。贏得東皇笑口張。還是愛花還愛妾。主人心上自思量。

主君賜銀狐褂襖一襲進海道署感賦

文綺章身麗。輕裘稱體裁。銀狐豐且厚。壯妾小身材。恩意壓肩重。風華照眼多。紅襦春欲透。溫暖到心窩。

進署夫人愠甚晚間捧獻以進署第一日免詬責

華服親呈獻。夫人面似霜。自知寒淺骨。不解比風光。

燕子樓感賦 是年二十二歲

徐州勝迹舊傳聲。燕子樓高守夙盟。羨煞當年關盼盼。生前受寵死留名。

見美人風箏

天上吹來一線風。飛瓊飛上半虛空。憐他枉負仙娥貌。命薄原來紙樣同。

春夜侍坐

記得添香夜。秋蘭茁箭時。春風來隔歲。今夕奉恩私。

看孔雀

海道署園畜孔雀俗云孔雀見美人則開屏早晨夫人往視雀俯而

啄粟午後予往雀適開屏夫人知之大恚謂予側媚引雀開屏醜詆
多端予五六年來於主君前動必以禮而乃媚鳥乎

陋姿焉及夫人貌。敢向花前說美來。恨煞命宮磨蝎甚。靈禽何事爲
屏開。

杖逼

夫人偶以事觸忤被責歸罪於予既批頰責掌矣忿猶未洩主君次
日下淮夫人操杖臨逼賴仲君少梅力爭免辱

薄命池魚又及殃。冤誣一味逞強梁。夫人玉體猶遭責。賤妾原應十
倍償。

逼來大杖劇堪憐。痛徹芳心百沸煎。最是一番拖曳狀。周回避似馬
燈旋。

返金陵與謝少夫人

壁風垣耳不堪聞。且待消閒子細云。別後一年辛苦事。與君略訴三分。

再免乳

又見明珠碎。天乎我命窮。幾回拖曳苦。能不墮秋風。無福爲人母。何能使有兒。燕投仍是幻。蘭夢悔當時。

主君攝揚道篆進署予退居後院

是年二十三歲

黠婢

謂春喜

傳新令。粧台向後儲。自今入錦署。不准對門居。

來日同歡喜。臨場獨愴傷。一番恭賀罷。低首退閒房。

苦况

主君伺罷侍夫人。寶鏡菱奩子細陳。最是晨妝梳洗久。弓鞋立到兩

時辰。

終日華堂未敢違。薰香侍膳與更衣。象床伺畢夫人寢。手掌銀燈獨自歸。

避夕

砌畔莓苔滑。回闌曲折多。夜來風露冷。玉趾勿經過。

自歎

主君疊次署篆夫人威勢日增小有參差捶楚立至加以賊媪管氏
賊婢春喜日日搆衅予苦不堪言矣

弱質爲人妾。欺凌太可憐。蛾眉被讒口。雞肋飽尊拳。

雨夜

一盞銀缸幾度挑。紗窗獨聽雨瀟瀟。酸心淒楚年來慣。惟有鑪香伴

寂寥。

自訴

婢春喜醜而黠夫人最愛之屢請主君納之主君以年邁未許夫人謂予從中譖阻冤哉

一寸芳心一寸灰。敢從桃李鬥芳菲。寒梅不問春消息。猶把含酸枉說梅。

避夕

案牘辛勤甚。休思薄福人。歡娛惟片刻。煩惱轉經旬。

苦况

予塵心灰盡每日侍主君寢畢退歸臥室茗椀爐香藉消勞困或觀說部或抹牙牌俟三更向盡倦極就臥又時食水果涼藥以清心肺

若不知身爲姬妾者於是署內外頗著賢名夫人知之大恚立傳諭予歸房後不許焚香淪茗觀書抹牌只許靜坐一交二更勒令偃臥不許食水果涼藥嗣又每夜親給藥丸云是種子逼令吞服予始疑有毒不敢服再三強服乃毒則非毒而入口燥烈知皆極熱藥也服後就寢五內如焚終夜不寐日來午後藥性發兩腮赤夫人嘲謔笑罵耳不能聞如此十日其苦萬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知夙世何冤遭此荼毒也

禁服清涼散。全除消遣方。略無生趣味。枯坐守空房。
終日忙如婢。宵分禁似囚。二更官鼓報。逼臥使埋頭。

按詩止於此殆死矣

麟塵集終

跋

高伯浚

湯卿謀曰。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淪落不偶之佳人。新亭灑淚。曾效杞人之憂。鬼哭秋墳。猶唱鮑家之句。讀麝塵集。正不得不爲佚名怨妾。向碧海青天。放聲一哭。今姚子謀付刊。素心人殆有心人歟。而傷心如僕者。對腸斷之吟。日夕以眼淚洗面矣。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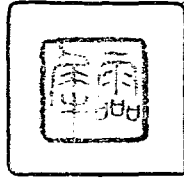
跋

丫髻山樵錫光

君素宗台。得某姬詩草。遍徵題詠。謀付棗梨。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須知鐘鳴鼎食之家。虐遇姬妾。類此者不知凡幾。幸而詩卷流傳。落於文人之手。靈蹤勿闕。吾不得不爲某姬幸也。吾深願是卷一傳。今之士夫多內嬖者。發一猛省。室有獅子吼。效王處仲開閣放姬。亦無量功德。君素表章之志。豈僅發潛闡幽而已者哉。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翻印雖遠必究



實價
大洋
五角

未刻珍品叢傳

閨艷秦聲
塔西隨記
三
麝塵集

姚靈犀編校印行

